燕彙

燕岩 六

熱河日記卷七

還燕道中錄

十五日辛酉晴乍凉使臣相議曰今當還皇京而禮部之不通我使潛改呈文非但大駭於目下之事此而不卞則大関方來之弊事當更爲呈文於禮部以詰其潛改然後可以發程遂使任譯呈文於禮部則提督大懼蓋已先通於德尚書矣尚書等大爲恐脅曰是將委罪於禮部耶禮部獲罪使臣亦安得但已爾們所請轉奏呈文辭旨糊塗全沒叩謝之實吾爲

爾們備為周全據實暢陳以伸榮感之意而乃反如
此提督之罪尤重初不拆視呈文而却之使臣邀見
提督備問禮部說話則其所為說張皇不可曉而久
已稀魄矣又禮部使人立促登程使臣發行時辰郎
當具券云如是催發者蓋為其不得復呈文也朝飯
後即為登程已過午刻矣杀下三宿亦猶作戀況吾
瞻依吾夫子已六宿者乎況又所處堂宇新鮮淨酉
尤自依依吾廢科頗早不成進士雖欲藏修國學不
可得也今忽於去吾東萬里絕塞之外與處六日若
固有焉此豈偶然之事哉且東方之士能遠遊於中

國之中者如新羅之崔孤雲致遠高麗之李益齋齊賢雖歷踏西蜀江南之地至於塞北則無因而至也嗣此千百載間未知幾人復作此行而今吾此行也沂鄭穎濱之車塵馬迹森然在目噫人生世間其無定期若是夫過廣仁店三盆口至雙塔山立馬一望儘為奇絶石膚岩色類我東洞仙館舍人岩而塔勢如金剛山中證明塔矗然對峙上下無殺不倚不扶不偏不側正直端嚴巧麗雄特日烘雲蒸錦絢綺纈渡滦河宿河屯是日行四十里

十六日壬戌晴平明發行到王家營中火過黃舖嶺

有少年貴人年可二十餘帽戴紅寶石懸翠羽騎驪馬翩〻而去只一騎在前而從者三十餘騎皆金鞍駿馬帽服鮮侈或佩弓箭或負鳥銃或捧茶鎗或擎爇爐馳騄如電而不除辟呵喝但聞馬蹄之声詢于從騎曰皇帝親侄號豫王者也太平車隨後而去駕健騾三匹緑毡為障四面附琉璃為牕其屋覆以青緑網四韠流蘇凡貴人所乘轎與車皆施此為等威也車中隱映有婦人觧已而彼騾停而溺我馬亦渡車中婦人推開北牕争出首而窺髻雲隨明璫星拙金花翠璣綴絡如夢妖冶妙麗如洛川驚鴻窈窕掩

惚倏忽以逝共計三人豫王宮 姬云至馬圈子止宿
是日行八十里
十七日癸亥晴暖晚發過青石嶺皇帝將往薊州東
陵故已修治道路橋梁正中築為馳道郡縣先期發
丁鏟高填深磴輾鏝塗如鋪匹練樹標準繩無少屈
曲無少偏頗馳道廣二丈左右夾路廣各一丈餘詩
云周道如砥今馳道真求如砥其煩費廣矣畚土搭
水所在成犀隨毀補上一經跡痕已圬之矣又木維
繩禁人不得行馳道上而我人必仆又截繩而行余
則飭帝夫行馳道下不敢耶亦所不忍也一過必數

步一垜高可及肩廣可六尺如城之有雉堞焉橋梁
皆有欄干石欄則天祿狻猊之屬呀口如生木闌則
丹碧璀璨河廣處則管木如筐園幾一間長可一丈
盛以河邊亂磧安抑水中以為橋柱如潦河潮河則
皆沉數十大船以為浮橋朝炊三間房我行入店房
而眠日所逢豫王入於関廟與店房上下家也其從
騎皆散處他店房買啖餅肉酒茶余偶為觀玩廟堂
徐行入廟則門無閽者庭內寂無人焉余初不識豫
王在其中也庭中石榴磊垂矮松虬蟠裊徊周瞻欲
拾級上堂之際一美少年脫帽光頭走出戶外見余

笑迎曰辛苦蓋劳苦之語也余應曰何五何五者好也如吾東問安之語也階上離欄〻下有兩椅中設紅桌請余坐着主人見客稱造稱造者請坐請坐也造諸造諸者坐着也稱稱稱者請請請也連呼者鄭重款曲也沿路每入人家則其主人莫不如此蓋待客之禮也其少年脫帽便衣故余初認主僧諦視之似是豫王也余不必識認視若尋常彼亦不示驕倨貴重之態而紅潮漲面多飲卯酒矣手自注酒二盞以劝余〻連傾兩盞問余會滿洲話否余對不會也彼忽倚欄一喀酒湧如瀑回顧户内曰凉阿一老閹

持貂裘自堂中出覆其背手麾余出余即起去回顧欄頭猶自據欄而俯矣舉止僄輕容貌清弱全無威儀類市井子飯後即發行數十里背後百餘騎遙馳山下臂鷂者十餘騎散行山谷間一騎臂大鷹其脚如狗脛黃鱗遍脚以皂皮果頭蔽眼鷹鶻之屬皆蔽眼者令毋視物妄翻傷脚且銷膽也且為其養目全意也余下馬沙中坐献鉄吸烟一騎佩弓箭者亦下馬裝烟求爇遂問其人曰皇侄豫王與十五歲皇孫十一歲皇孫自熱河還京沿道打圍余問所獲幾何答曰三日圍獵得一鵪鶉背後蜀黍鳴折一騎飛出

田中注矢伏鞍而馳面如玉雪熱烟着指謂曰此十一歲皇孫逐一兔馳射兔走沙上仰卧潑蹄馬走快射不中兔復起走山下有餘騎馳圍平原塵土蔽天砲拜迭發忽解圍而去塵影中一團旋轉渺然不見其蹤跡未知逐獲兔子否也然馳馬之法無壯幼皆天性也大抵入柵至連山關多崇山峻嶺樹木叢密時有禽鳥自入遼東以至燕京二千里之間上絶飛鳥下無走獸時當潦炎而不見蟲蛇行林莽中而不聞蛙拜亦未見蜛躍禾稼登黃亦無野雀河洲水嶼之間亦未見一水鳥庚辰廟前濼河始見二隻白鷗

烏鵲鳶常聚都邑之中而燕京亦稀見固不似我東藪天而飛也意謂塞外蒐獵之地必多禽獸今見塞上諸山益童濯益不見一禽胡虜以畋獵為性命信如是也將何所馳逐耶盡取絕種無是理也抑別有藪澤所畋之地耶康熙皇帝二十年遊五臺山有虎躍出灌莽中帝自射斃之當時山西都御史穆爾賽按察使庫爾康奏名其地為射虎川留虎皮於大文殊院至今存又親終三十天獲兎二十九其打圍松亭也射殪三大虎皆有圖畫民間相賣買可謂神射今見諸公子圍場馳驟如此其輕豪蓋其家法也

當是時如有蜀黍田中一虎跳出非但彼為得意萬里遊客可以一快是可恨也行至長城外緣山為城叅差曲折其衝處建空心敵臺高可六七丈廣十四五丈凡衝處或四五十步一臺緩處或二百步一臺每臺百總守之十臺千總守之每一二里間鈴鐸相聞一人有警左右舉烽分傳數百里間皆見應速而備豫皆戚南宮遺策云六國時亦有長城趙李牧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秦滅義渠而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燕破東

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
右北平遼東郡秦與燕趙俱邊三垂則久已築長城
而聯三國所築則北東西延袤亦可萬里及秦兼諸
侯一統為天子則使蒙恬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
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意者恬因故城而增險之
耶抑夷燕趙古城而新築之耶恬言起臨洮屬之遼
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司馬遷適北
邊观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填谷責其輕用民
力然則此城真蒙恬所築而非燕趙故城耶城皆甎
築而甎皆一範所塌厚薄小大無豪髮差等城底址

臺鍊石而築入地五帯出地三帯云間有頽圮處量
其厚可五丈而似不夾土全以甎間灰而築灰薄如
紙併令粘甎如木之用膠合縫城外內如繩削而下
豈上敧雖大礟衝車猝難碎破蓋其外甎雖落而裏
築自在痰核治法用千年石灰和醋作餅以傅之灰
之陳久莫如長城也故列於使行求之余少時嘗見
灰塊如拳大者今驗之決知其非沿道城制盡如長
城安得拳大灰塊且安能透行出塞外以求也此我
東過路崩堞所得耳還入古北口余出塞時值夜深
未得周覽今正值晌午與首譯小憩沙邊遂入關有

馬羣數千匹填門而入第二關有軍卒四五十佩釼羅立又有兩人對椅而坐余與首譯下馬步過兩人欣然疾趍至前鞠躬作揖勞苦甚勤一晶頂一珊頂俱守禦叅將云石晉開運二年契丹主德光入寇還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下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鉄鷂騎四面下馬拔晉軍鹿角而入蓋環長城稱口者無慮數百而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德光兵自祈易北去非其路也乃幽檀之虎北口即此關也唐之先諱虎故唐改虎為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錄云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行八十里至虎

北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宋宣和三
年金人敗遼兵于古北口嘉定二年蒙古侵金兵至
古北口金人退保居庸關元致和元年泰定帝子阿
速吉入立於上都遣兵分道討燕鐵帖木兒于大都
時脫脫木兒守古北口與上都兵戰于宜興　皇明
洪武二十二年命燕王出師古北口襲乃顏不花于
迤都永樂八年塞古北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容
一人一馬今關五重門而無所塞也大約此關千古
戰伐之場天下一攪則白骨如山真所謂虎北口也
今昇平百餘年四境無金革戰鬪之跡桑麻蔚然鷄

狗四達休養生息乃能如是漢唐以來所未嘗有也未知何德而能致之崇極而圯物理所然民不見兵久矣土崩瓦解時可慮哉關在山上雖千嶂周遭而大漠猶可望也按金史貞祐二年潮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門關蓋胡虜之憑陵中州者以其地據上流勢如建瓴故也中原大患二即河也胡也伯鯀才力人智足以知胡虜之憑陵則踰幽冀而鑿恒代引九州之水而灌之沙漠使中國反據上流而制胡虜當時四岳亦可共議而欲一試之所謂試可乃已者是也充雖不以倒流為是而鯀之辯說甚強莫能難也鳴

亦不以逆行為當而鯀之才智甚高莫敢諫也所謂方命圮族者是也蓋鯀之為人悻直自用必信已見惟以胡虜之患為中國萬世慮而乃將懷襄之憂為目下第二義不度地形不惜工費必也倒鑿而逆流之所謂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然而鑿之整之疏之瀹之地勢漸高不期湮而自湮所謂鯀湮洪水者是也自非然者鯀獨何心湮此巨浸自底罪戾而當時岳牧亦何必交口力薦堯亦何忍九載坐視以待其敗績哉噫若鯀此功能成中国防胡防河一舉兩得萬世永賴其鴻功偉業當在禹上余幼時

河

有一長者辨穌浬洪水證說如此今視其地形大不然矣李白詩云黃海之水天上來蓋言其地形西高河若從天也中火於關內店房其壁上懸皇帝御筆七絕一首以賜孔敏者也皇帝南巡直北還熱河曲阜諸孔挈族迎謁帝作詩慰獎以賜孔氏門長孔敏拱跋咸稱息遲鋪長羅靈已為刻石廣印償店主一本而去云詩拙而筆則工矣店主要余買去試問其價乃呼三十兩銀子飯後即發入茅三關兩崖石壁削立千仞中道一串下有深磵巨石磊砢王沂公曾富鄭公兩使契丹亦由斯逕其行程錄曰古北口兩

傍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可徵其經此也甜一蕭寺剎蘸顏濱轍詩亂山環合趨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行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按宋史元祐間轍嘗代兄軾為翰林學士尋權禮部尚書使契丹其館伴侍讀學士王師同能誦洵軾之文及轍所著伏苓賦是詩乃文定奉使時道此所題也所居僧只二人庭欄下方曬乾五味子數斛余偶拾數粒納口一僧熟視忽大怒嗔目阿喙舉止立悖余即起倚立欄邊行中馬頭春宅適為熱炯而入見其狀大怒直前罵曰吾們的老爺暑天東思喫涼水這一席東西很

多不過嚼數粒自然生津止渴你這賊光頭無良心天有天之高水有水之深這賊驢不辨高低不量淺深如此無禮你賊驢甚麼貌樣其僧脫帽提之口漲白沫側肩鵲步而前曰你們的老爺閑我甚事甚麼天之高你雖怕也吾則不怕也甚麼閑老爺顯聖太歲臨門怕他恁地春宅一掌打頰亂加以我東無理之辱其僧扶頰搶入余高聲責春宅使不得作鬧春宅氣憤々然直欲即地鬪死也一僧則立廚門惟含笑不助勢亦不劝解春宅又一拳打翻罵曰吾們的老爺叅聞萬歲爺你這賊腦剾也頼不得這廟堂蕩

蕩的淨做了平地其僧起振衣罵曰你們的老爺白頓他五味子更要掣子還俺如鉢兒暴拳是甚道理看其氣色漸漸沮死春宅益肆情罵曰甚麼白頓這個即呷下了一斗麼一升麼眼眕似一粒著殺我老爺郎山的皇上若聞這貌樣時你這顆光頭快快的開開也吾們的老爺去奏萬歲爺時你雖不怕吾老爺還不怕萬歲爺麼其僧氣益死不復敢回話春宅則無數亂罵倚勢占強動賣萬歲爺萬歲爺是屁是刺想應兩耳癢癢春宅之言言稱皇帝可謂怙勢虛張群氣之狀令人絕倒彼頑僧則真切畏怯聞萬歲

斋三字如雷霆鬼神舂宅拔一瓶砍打之两僧都笑走匿即持两個山查陪笑来獻且求清心元當初起鬧盖討清心元也究厥心術可謂無良余即與一丸其僧叩頭無數無耻甚矣山查之大如杏子太酸不堪食矣聖人謹於辭受取與之間非其義也一芥不以與人非其義也一芥不以取諸人夫一芥者天下至微至軽之物不足與數於萬物之中世豈有以一芥為辭受取與之理哉然而聖人為此已甚之論有若大廉防大義閑存乎其間者今吾驗之五味子聖人一芥之論果非已甚之語嗚呼聖人豈欺余哉數

粒之五味子直一芥之微而彼頑僧之加我無禮可謂橫逆然因此起爭至於拳毆方其鬪爭也不忍情憤之心彼此生死未可知也當此之時雖數粒之五味子禍若邱山不可諉天下至微至輕之物矣春秋時鍾離女子與楚女爭桑遂致兩國之兵較之此事數粒之五味子已多於聖人之一芥爭辨曲直無異楚女之爭桑若今是時有鬪毆致命之變則安知無興師問罪之舉乎余學問麁淺初未能謹之於整冠納履之嫌自取白頰之辱曷勝慙懼哉沿道空車之入熱河者日閱千萬皇帝將往遵化易州等地故為

載輜重往也橐駝載物而出者千百為羣大抵一樣無大小色皆淡白微黄毛淺頭類馬而小目如羊尾如牛行必縮其頸而仰其首如飛鷺膝二節而蹄兩跲步如鶴而拜如鶩昔哥舒翰在西河其奏事官之至長安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石晋開運二年符彦卿大破契丹鉄鷂軍契丹主乘奚車走時追兵急徳光獲一橐駝乘之而走今視其行遅鈍難免追騎抑其中亦有駿於乘如石季倫之駕牛耶高麗太祖時契丹送橐駝四十頭太祖以為無道之國繫之橋下十餘日皆餓死契丹雖無道橐駝何罪此食塩數

斗貴芻十束國閭貧儉牧奴短小賫難豢畜雖欲載
物邑屋底狹門巷猥窄難以容之儘為無用之物至
今名其橋曰槖駝距留守府三里橋傍豎碣題曰槖駝
橋土人不言槖駝橋皆稱若大達利方言若大者槖
駝也達利者橋梁也又訛為野達利余初遊中京問
槖駝橋則不識在何處甚矣方言之無義也若是夫
是日行八十里
十八日甲子晴晚微雨即止午後大風雷驟雨平明
發行過東花莊獅子橋有行宮至穆家谷中火飯後
即行過石子嶺至密雲宗室諸王輔國公及千官之

散回皇京者連絡于道至白河津渡喧争莫可即渉
方造浮橋舡皆運石只有一艇濟入向時往也軍機
道迎郎中護渉黄門探程提督通官氣勢堂々臨河
擧鞭有催山填河之形今茲還京既無近臣之護送
皇帝亦無一語勞勉之諭蓋由使臣不肎見佛而有
此不勝權輿之歎察其氣色來往頻異彼白河向日
所渡之水也彼沙岸去時所立之地也提督手中之
鞭迨彼河上之舡一也然而提督無拜通官乘頭江
山不殊擧目有炎涼之異嗟夫勢之不足恃如是而
勢之所在奔鶩若狂轉眄之頃時移事冷無所憑

倚洄然如泥牛之入海渙然若氷山之遇日千古淵
淵豈不哀哉忽有愁雲四壓風雷大作猶不若去時
之怖懍来往之際皆如此甚可異也　皇明天順七
年密雲懐柔大雨白河溢數丈漂密雲軍機庫及文
書考意者此古戰場風盲雨怪發作無時電怒雷憤
煩冤尚結耶沿路河津船制不一此河舡制有如我
國津舡而或有鉅截舡腰乃還絕縛為一舡者一猶
怪矣乃有三馬造字者多象形如舟傍曰舠曰艓曰
舴曰航曰艋曰艇曰艦曰艅隨形錫名物〻皆然我
國小舡曰傑教津船曰捏教大舡曰漫藏伊濇船曰

松風排出海曰唐突伊上疏曰物遇排闥而稱舡曰
馬上伊制雖各異只一字曰舡而已矣雖借用舠艓
舴艋等字而名實無當耳有四五十騎旋風而來氣
勢驕桀其視我國罷隷残鬣蔑如也一擁登舡後有
一騎劈蒼鷹揚鞭一躍而登馬之後蹄失虚連鞍帯
鷹翻顛落水一漾一撲欲起復泗轉輾無力良久乃
得出水圍ゝ上舡鷹也如撥舡之蛾馬也如落湯之
鼠錦衣繡韉可憐淋溜置身無所公然鞭馬鷹益驚
翥誇已悔人果報立至足可爲戒既渡詢其從騎馬
上傾身以鞭畫字泥上曰四川將軍爲人老不甚雄

猶到駙馬莊止宿店在城底城乃懐柔縣也夜出門
便旋武二三十騎武百餘騎圍馳而過每隊前導一
燈而已想皆貴人也車馬之声終夜不絶是日行六
十五里
十九日乙丑晴武晒雨晩益晴極熱暁發懐柔縣至
南石橋中火始食紅柿形四溝而有臺類我國所謂
盤柿甘脆多水柿出薊州盤山適山皆柿梨棗栗過
林溝至清河止宿此即大路非去時道也入一庙堂
康熙皇帝御書金扁曰左聖右佛左聖者関雲將也
左右柱聯盛讃其道德學問蓋崇奉関公始于　明

初至諱其名稱官奇書皆稱閣某明清之際公移簿
牒至称閣聖閣夫子因謬襲陋天下之士大夫真以
學問故之蓋所謂學問者愼思明辨審問博學也德
性不足以徒尊則乃復道之以問學雖以大禹之拜
昌惜陰顔子之弗貳不遷猶議其心庶則其於學問
之極功猶有些客氣存焉耳除此客氣須用克己復
禮己者人欲之私也若一毫着於己則聖人視之若
仇讎盜賊必欲剪剔殄滅而後已書曰戎商必克易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用兵至於三年之久而必克
乃已者誠以不克則國不可以為國矣克己然後禮

始得而復焉復者無一毫未盡之辭也如月之蝕
而復其圓還推既失之物錙銖不減若非三達德未
有能成此學問雖公之義勇不待克己而禮已復然
但今之稱公以學問者以公之明於春秋公既嚴於
呉魏之僭賊則亦安可自安於妄尊之帝號哉公之
精灵千載如生必不受此匪分如其無灵倭之何益
五經博士皆襲聖賢之後故東野氏孔氏顔曾孟子
皆称聖裔賢裔而關氏博士亦稱聖裔廟於東野孔
氏之關甚無謂也須有文庙主祀王羲之書聖筆宗
所以訛也聖道益遠夷狄迭主中夏各以其道交亂

天下正學茫〻不絶如帶安知千載之後不以水滸
傳為正史耶或曰南蠻北狄常帝中原則主祀王右
軍可也雖以水滸傳為正史可也雖黙孔顔而祀釋
迦吾無憾焉桐與大笑而起回京官負至此益感空
車之入熱河者晝夜不絶馬頭驛子輩有嘗往西山
者邀指西南一帶石山曰此西山也雲靄中百千螺
髻出沒隱映而山上白塔矗立雲霄間屏岑滴翠画
獻綠青聽其兩相酬酢曰水晶宮鳳凰臺黄鶴樓皆
倣寫江南蕩漾湖心白石為橋曰絹締曰魚希曰十
七空廣皆數十歩長百餘丈橋〻如偃虹左右周以

石欄龍舟錦帆出入橋下蓋引水四十里為湖泉噴石竇是為玉泉皇帝雖巡遊江南駐蹕漠北必飲此泉味為天下第一燕都八景玉泉垂虹即其一也馬頭醉萬前已五往驛子山伊二往云遂約此二隷同遊西山

二十日丙寅晴曉洒雨即止日氣乍涼平明發行〻二十餘里至德勝門〻制一如朝陽正陽諸門蓋九門制度皆同泥淖尤甚一陷其中力難自拔有羊數千頭塞道而行惟牧童數人驅之德勝門元之建德門也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改今名門外八里有土

城舊址元之築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先奉
上皇登土城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左通政中書舍
人趙榮為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于土城即此地也
按胡史也先挾　上皇破紫荊關直入窺京師兵部
尚書于謙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陳德勝門外當
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
令曰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
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庚申寇窺
德勝門謙令石亨設伏空舍中遣數騎誘敵〻以萬
騎來薄伏起也先弟孛羅中礮死相持五日也先遯

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不可得志遂擁上皇北去
今此門外閭里市廛繁華富麗一如正陽門外昇平
日久到處皆然留館譯官裨將及竹中下隸齊侍于
路左遂下馬单來執手爲致勞苦獨不見來源盖為
遠候獨先早喫已誤出來直門故相違云昌大見張
福不叙其間離索之苦直言汝有別賞銀帶來張福
亦未及勞苦笑容可掬問賞銀幾兩昌大曰一千兩
當與爾中分張福曰汝見皇帝否昌大曰見之皇帝
眼似帝狼鼻如火鑪脫衣赤身而坐張福問所冠何
物曰黃金頭盔招我賜酒一大盃曰汝善陪書房主

不憚險而來奇特矣上使道一品閣老副使道兵部尚書無非荒話非但張福受誑下隷之稍知事理者莫不信之下君與趙判事來迎歡甚遂相携入路傍酒樓青帘書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今繫馬垂柳高樓飲酒益知古人作詩不過拈用即事而真意宛然樓上下四十餘間離闌画棟金碧輝映粉壁紗窓渺若仙居左右多張古今法書名畫又多酒席佳詩蓋廷紳羅衕啟路及海内名士夕陽湊集車馬雲屯含盃賦詩評書論画竟夕流連爭流其佳句書画日〻如此昨日所留今日已盡售賣此酒家

奇羨故争修其椅卓瓷玩盛排花草以供題品精墨
佳紙宝硯良毫盡在其中昔楊無谷遊娼館作折枝
梅於短壁往來士大夫多為觀此歴訪娼籍此以壯
門戸其後有竊去者從此車馬頻衰張逸人嘗題崔
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
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益衆大約
中国名士大夫不以娼館酒肆為嫌故呂氏家訓所
以戒行歩出入於茶酒之肆也東人飲酒毒於天下
而所謂酒家皆甕牖繩樞道左小角門藁索為簾篩
輪為燈者必酒家也詩人之用青帘皆非實未嘗有

一竿旗幡挑出屋頭然而飲戶太寬必以大椀盛傾一倒此灌也非飲也要飽也非要趣也故必一飲則醉々則輒酗々則輒致鬪毆酒家之尾盆陶甌盡為踢碎所謂風流文雅之會非但不識為何狀反嗤此等為無能於口腹雖移設於鴨水以東不能竟夕已打破罨玩折踏花草此為可惜李朱民風流文雅士也平生慕華如饑渴而獨於觴政不喜古法無論盃之大小酒之清濁到手輒倒張口一灌同人謂之獷酒以為雅謔是行也既定伴當而有讒之云使酒難近余與之飲十年矣而不潮楓口不噀柿盞飲盞莊

但其覆法少疵朱民常抵賴曰杜子美亦覆酒耳吁
兒且覆掌中盃豈不是張口而偃卧使兒童覆酒耶
常大笑閑堂萬里他鄉忽思故人未知朱民今辰此
刻坐在何處左手把盃復能思此萬里遊客否還濡
旧栖壁上所付數聯及座右所留笙簧鐵琴俱無恙
却望并州是故鄉正道此也既夕飯趙主簿明渭自
說其炕中陳設异翫余即同赴户前列十餘盆花卓
俱未識名白琉璃瓶高二尺許沉香假山高二尺許
石雄黄筆山高尺餘復有青剛石筆山有棗根天成
兕罡以烏木為趺座價銀為花銀三十兩云奇告數

十種知不足齋叢書格致鏡源皆值太重趙君燕行二十餘次以北京為家最嫻漢語且賣買之際未甚高下故最多主顧例於其所居為之陳列以供清賞而前年昌城尉黃仁點正使時乾魚衕衕朝鮮館失火諸大賈之預入物貨者盡為灰燼而趙炕比他尤酷者賣買物件之外凡遺回祿者俱是稀奇器玩書冊充溢則可值三千兩花銀皆隆福寺及琉璃廠中物而諸主顧既為借設則無所徵償然亦不以此為戚今其借排又復如昝為娛心目足見大國風俗不齷齪如此夜留館諸譯盡會余炕略有酒餅而行從之

餘全失口味諸人者皆脃唑右封裹意其中有物余
遂令昌大鮮褓細檢無他物只是帶去筆硯㘸然者
皆筆談胡单遊覧日記諸人者俱釋然觧顧曰吾果
怪其去時無裝歸槖甚大也張福亦憮然謂昌大曰
別賞銀安在

熱河日記弓八

傾蓋錄

余從使者北出長城至熱河地本王庭所居民雜胡虜無可與語既入太學為寓館則中京士大夫亦多先寓太學者為恭賀班來也同寓一館晝宵相從彼此羈旅互為客主凡六日而散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如舊自一語以上收為傾蓋錄

王民皞江蘇人也時年五十四為人淳質少文去年剏承德府太學一如皇京今年春功告訖皇帝親釋

策王君以舉人方蔵修此中今年四月不赴會試八月中以皇帝七旬大慶特命重會而亦不赴余問緣何廢舉曰年老矣白頭荊圍士之恥也王君長者號鵠汀別有鵠汀筆談志半錄身長七尺餘頗有窮愁之態坐間頻發歎息之声獨有一僕相守一日請余共飯

郝城歙人也字志亭號長城見任山東都司雖武人乎博學多聞身長八尺紫髯炯眸骨相精緊與余語晝夜不倦所著書皆詩話

尹嘉銓直隸博野人也古地趙號亨山通奉大夫大理

寺卿致仕時年七十今年春上章謝事皇帝特賜二
品帽服以寵之工詩善書畫詩多載于正声詩刪纂
大清會典時翰林編修官皇帝同庚故尤被眷遇特
召赴行在聽戲時進九如頌皇帝大悦八十一本首
演此頌蓋皇帝平生詩刪云送余九如頌一本蓋已
自刊印一日簾中出一扇即席為恠石叢竹題五絶
於其上以與余又書柱聯一日蒸全羊請王舉人及
余共啖他餅果竟日雜陳為余專設也身長七尺餘
姿貌雅潔双眸炯然不施靉靆能作細書畫強康如
五十餘歲人然鬚髮盡白大率簡易和樂人也囑余

還京必來相訪書持其家在東単牌樓苐二衚衕頭
条苐二宅門首有大卿扁額即是鶴栖又戒余斷酒
遠色余還燕聽之物議時人方之白傅時扈駕易州
久不還竟未相逢別有所論古今樂律歷代治乱倶
載忘筆錄

敬甸循字仰瀛蒙古人也見任講官年三十九身長
七尺餘白晳脩眼濃眉手如葱根可謂美男子同寓
六月未嘗一茶談莚無論滿漢莫不與人欵曲而獨
其為人頗似簡傲

鄉舍是山東人也舉人與王鵠汀藏修太學中時皇

京有重會試修之士七十人盡赴京師而獨王郯兩生未赴也為人多慷慨不避忌諱形貌古怪舉止麁厲人皆目之以狂生多厭之者

奇豐額滿州人也字麗川見任貴州按察使年三十七本我國人入中國為四世不知本國門望所自出但記其本姓黃氏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善修威儀恃學能文善諧笑斥佛甚峻持論頗正然為人驕矜眼空一世太學士李侍堯為雲貴總督時貴州按察使海明賂金二百兩事發侍堯因而海明減死配黑龍江麗川代海明余偶巡其所寓炕後有黃漆櫃子

數十對皆空無物壽節貢獻想盡輸納與余語到別
难輒流淚或云豈額附和珅發海明而代之余還獄
尋其家為別貴州之行
汪新字又新浙江仁和人也見任廣東按察使聞余
姓名於兩川約兩川訪余來也於晤兩川座一見輒
傾倒如舊身長七尺餘疎髯面色黑寢陋無威儀不
修邊幅與吾同年月少余十一日余聞吳西林頗芳
無恙否汪曰吳西林先生吳中高士也年八十餘尚
康強不廢著書問陸蓀飲飛無恙否汪驚曰不識尊
兄何從識吳陸耶余曰蓀飲乾隆丙戌春赴試在京

吾邦之士有得遇孫郎者其詩文書畫膾炙東韓汪
曰篠飲奇士今年回甲落魄江湖以詩畫為性命山
水為友明益飲大醉狂歌憤罵余問何所憤而罵耶
汪不答問嚴九峰 果曰吾雅鄉久不識下落陸是弟
至歡時人号陸解元比之唐伯虎徐文長不出西湖
三十年眉貫極矣弟雅鄉十年但有声風寄然茶鎗
酒概槩知其得意人也不比弟乾沒風塵汪約再明
再來縱歡麗川謂汪曰朴公善飲酒須賺椰子釀汪
點頭又曰瀬岩性不嗜竿喜食落花生汪又點頭遂
送之門麗川顧余曰這是海量謂飲戶寬也次日汪

六十餘昨日余隨使臣見書朝房次日余偶至一新
刱關侯廟其東廡有一學究教授四五童子余問曰
是中寬暢來寓卿大夫幾人學究曰見有禮部書大
人在此余借其紙墨書刺使通學究即起忙去余送
堂學究出立階上手指余進余進至階下書公出戶
外相迎身自扶余坐椅余逡巡固讓書公固請坐余
曰公貴人遐陬鄙人不敢抗客主之禮書曰你以公
事來耶余曰否也為覌光上國來也書曰你官居幾
品余曰秀才從使者而來自無職係書忙扶余坐曰
既無職係先生即吾之尊賓敝自有待客之禮先生

不必因讓因問曰貴國選舉之制如何大比之科取幾人試取者何採題目書方書此自出眼鏡一邊掛耳一邊疾書俄有三十餘人猝入閣中一字排立其中一人晶頂者跪一膝叅事惟謹相距十餘步語必以手遮口書不省也忙書筆談而口酬彼叅晶頂者乍起乍跪叅既畢自拖一椅遠坐東壁下排立者一時退去須臾叅事者亦不辭而起閣中又寂然無人矣余對書而坐學究隅坐年可五十餘頭戴草帽子視筆談忽有一人謁刺乃新授湖南袖掩幾字御史尹績也書擲筆起疾走出學究引余似念少避者余

隨學究出復至其炕少待尹績與甯同入未久尹績
在前甯公隨後而出余意謂送客當還當從容矣久
俟不還怪而詢之學究已赴闕矣甯公容顏老寢陋
無威儀為人愷愷樂易余既還燕中原士大夫多譽
甯公地山先生文章學問當世冠首以比歐陽永叔
張廷玉纂修明史甯亦參史局蓋旧人也其後又歷
閑廟則學究亦不在矣學究姓名忘未之記蓋漢人
也頗短於文墨使為筆話然久視尋繹然後纔可辨
為何語

王三賓關人也年二十五似是尹亨山傔從也或奇

麗川僕也非但顏美能解書工画

熱河日記卷九

黃教問答

入他邦者曰我善覘敵曰我善觀風吾必不信矣入人之國安有軌塗之人而遽有所詢訪哉此一不可也言語相殊造次之間無以達辭二不可也中外既異自有形跡之嫌三不可也語淺則無以得情語深則恐觸忌諱四不可也問所不問則跡涉窺偵五不可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居其國之道也況他國乎問其大禁然後敢入居他國之道也況大國乎此

其不可者六也況其將相賢否風俗淑慝滿漢用舍皇明故實尤不可問非但此不可問所不敢也彼不宜答亦所不敢也至如錢穀甲兵山川形勝似無甚關係而非但此不宜言彼必疑怪何者錢穀關虛實甲兵係強弱山川形勝有關阨險要之勢此所以不宜問答也彼古人者常得之言語問答之外如橋梁更鼓軌玉高卑有所占矣如陳詩閱樂市價貴賤有所徵矣既無古人之識慧才智而徒欲得之於毫墨立談之間者其亦難矣又況四海廣大不見涯涘乎余至熱河有以默審天下之勢者五皇帝年〻駐蹕

熱河

熱河乃長城外荒僻之地也天子何苦而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乎名為避暑而其實天子身自備邊然則蒙古之強可知也皇帝迎西番僧王為師建黃金殿以居其王天子何苦而為此非常僭侈之禮乎名為待師而其實因之金殿之中以祈一日之無事然則西番之尤強於蒙古可知也此二者皇帝之心已苦矣觀人文字雖尋常數行之札必鋪張列朝之功德感激當世之恩澤者皆漢人之文也蓋以中國之遺民常懷疢疾之憂不勝嫌疑之戒所以開口稱頌舉筆諛佞益見其自外於當世也漢人之為心

亦已苦矣與人語雖尋常酬荅之事語後即焚不留片紙此非但漢人如是滿人為尤甚滿人皆職居近密故益知憲令嚴苛然則非但漢人之心苦矣天下法禁之心苦矣市肆所售一硯之值無不百金昔噫天下有事則珠玉宛轉而不收海內昇平則瓦甎埋沒而必採富貴者適然取視貧賤者努目权藏清賞者偶一摩挲推鹵者藺足犇趨於是乎鋤犁所起鈎罥所發屍氣所漬紛然為寶於天下天下珍玩之心又苦矣然則一片之石足以占天下之大勢而況天下之苦有大於石者乎今錄其燼餘談屑之係班禪

者爲黃教問答

余自扎什倫布先還寓志亭都成字号長城迎問曰先生俄見活佛狀貌何如余對曰公未之見否志亭曰活佛居在深嚴非人人所可得見況有神通法術洞見人臓腑掛一寶鏡人懷姦詐必青色照人懷貪賊必黑色照人懷危禍必白色照惟忠孝一心敬佛人至必紅霞帶黄如慶雲曇華絪縕鏡面此五色鏡可畏余曰此倣始皇照膽鏡以神其說然照膽鏡亦非正史所傳則安足信也成曰壁間曾無此鏡否余圖五色鏡可畏字曰公自無青黑白三心何畏此鏡志亭曰

法華楞嚴諸經偈俱嚇人不敬此書即有是禍及復
證難怖畏衆生勸歸善道大類此鏡〻是不字之經
經是非銅之鏡吾十日食淡十日洗沐或肝頭肺葉
有一毫不齊安知無三色發現乎即裂其紙投火中
又曰果真切神道也拜佛者脫帽叩頭活佛親手摩
頂合笑則大蒙福祐不笑則福祐不廣合眼則其人
大懼燒香懺悔寃痛刻骨自然罪過消滅再無不善
此活佛不消言談教訓一伸手間切果如此和頑親
王和碩額駙常〻朝拜叩頭外人庶品真實難見余
因問其來歷志亭曰乾隆四十年間西方人藉〻言

活佛法王現世或言法王能知四十世前身事即今
蒙古四十八部方強而最畏西番西番諸國最畏活
佛活佛乃藏理大寶法王自前明時揚三宝僧智光
吾鄉霞客諸人遍行西域諸佛國烏斯藏去中國萬
餘里有大宝法王小宝法王換胎弃舍遞相輪換俱
有道法生即神聖即今活佛乃古元時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去歲内閣永公陪皇六子備法駕儀仗往迎
活佛活佛已知皇帝貴臣當來迎我雅京自子及貴
臣名某名永貴現任内閣學士龍臣云所居皆黃金屋其侈麗更盛
於中國在道多有神通所經諸國番王至有爇體焚

頂断指刻膚愚民有不孝其父母者一見活佛忽生
悲心父有奇疾此子刀剔左脅割肝頭小片焼進病
即瘳不孝子左脅立完轉為孝子已奉玉音旌獎復
身山西有一鄙夫巨冨平生性吝一金在逢拜望轉
生悲心遂銷十萬金建成一座浮圖此活佛功徳大
略也遇水不橋不舵跣足履水波不没踝先在彼岸
又有大虎伏道揺尾皇子抽矢欲射活佛止之降與
慰虎〻啣其衣裾若有所訴仍南去活佛随去有大
石竇虎方乳其大蛇両頭圍繞虎穴欲呑其子一頭
拒乳虎一頭拒雄虎〻牙拒無所入悲号氣盡活佛柱

杖說呪蛇両頭自觸石碎死腦中俱有大珠光明不夜一珠獻予皇子一珠獻予學士虎護駕十日甚為恭順皇子欲與偕行納閣中活佛不可乃止遂戒虎有所云虎叩頭乃去此其法術神通也両珠奉獻為乘輿物水旱瘟疫為秘幣無不靈應余問活佛前生事譬如槐葉青蟲截入窖房為蠭子大松蝗斑毛若豹蛻為鬼車蝶蚕為蛾蟜為蟬鳩為鷹〻為雉〻為蜃鷄為蛇〻為龜莫不變化俱有覺性據此化身能知前形否若蘧周栩蝶夢醒各異不相関属則無関輪轉若其洞知果如活佛宿世此身為某地某氏子

今生此身復為其所某姓兒宿世父母今生爺孃如
今無恙俱大慈悲歷〻識認各〻鄉與將誰惡恩哀
樂何居志亭忽瀉淚數行加圈哀樂何居字忽有引
户響志亭急擦紙在握中及開户乃同舍王氏皡也
繼有入者亦王君同舍鄒舍是也俱舉人客遊口外
去歲新剏熱河大學制視京師二人者方歲修此中
為訪余來也志亭向二客縷〻說音若誦書二客且
聽且指圈卓上似誦傳浯語也王舉人書吾姓名字
号示鄒舉人王有宿面而鄒乃初見也鄒生曰貴國
佛教始於何代余曰蕭梁大通中僧阿道始入新羅

又問貴國士大夫於三教中最崇何教余曰學在羅
麗時士族雖賢者不無習西教至獘邦立國四百年
士族雖愚者但知誦習孔子方內名山雖有前代所
刱精藍名刹而皆已荒頹所居緇流皆下賤無賴惟
業紙屨名雖為僧目不識經不待辭闢而其教自絶
國中元無道教故亦無道觀所謂異端之教不期禁
絶而自不得立於國中鄒生曰可謂天下中樂國矣
異端之害聖人已憂其人將相食使當時聽之者必
以為過矣今山中往往有吃人道士養小兒充艱純
陽童子最好蔡啖至有夜藏櫃中猶患失之所在省

府另行逐捕焚毀道觀則乃反竄名僧籍庇身佛寮而至於户中秘術惡瘡奇方皆貧道士所製故人多樂從之遊滔學其術幻怪難名中國禪釋已乖本旨仰漏所謂僧名道賓之言是也仰漏者蒙古人欲旬彌字與余言有僧名道賓之論前此余言之志亭此刻語次志亭似謂之也又曰貴國古亦有神僧頗聞其名余曰敝邦雖在海隅俗尚儒教往古來今固不之鴻儒碩學而今先生之問不及於此乃反神僧之是詢槩邦俗不尚異端之學則固無神僧在固不願對也王君曰異端之中亦有異端反有以害其道乃

者鄒奨友正欲知貴國儒釋同異也鄒生亦曰然也
余曰雖聞僧名安能辨儒釋同異哉鄒生曰儒門中
亦有道學理學之号貴國儒門中亦有是科否余曰
聖門設教只是四科一貫之道只是此理學此間此
是為學問豈得儒門另設他科有此两号鄒生曰是
也先生言之极是孔門七十子之徒所聞於師不過
曰仁曰孝後世不然朱子初來開卷便講理氣先生
整襟陞座慨道性命今之學者學貫天人而不能治
一郡理察魯魚而莫能辨一事此個學問謂之理學
先生鄉塾之間稟質固滞動止迂怯略習經傳粗通

訓詁未嘗不專席開講味陳腐為穀粟穩補綴為裘
褐子莫執中反為守經胡廣處世自謂中庸此個學
問謂之道學君子此猶無足道也昔之異端逃墨皈
儒逃儒歸楊反目分背越肝楚膽今之儒者亡不出
境覺攪米地盡築六經以堅其壁壘時換羣言以新
其旌旗半米半陸俱為逋主頭沒頭出適是水泊養
蠹魚為狐鼠則攻證為其城社抑騏驥為駑駑則訓
詁為其鉗縻或有懸軍深入反遭攻劫其勢不得不
下馬受縛双膝以跪今之儒者絕可畏也怕也怕也
敝平生不顧學儒也有能張目開口倡為異端之學

者敝將不遠千里贏糧往師今見先生之論確然守
正還令小人之腹一喜而一悵觀鄒生容貌磊砢言
辭放蕩似譽似嘲變幻譎詭全事侮美余曰俄氷先
生闢異之論不勝欽服反為此乖刺之語何也鄙人
生於海陬聞見謏寡學殖鹵莽見笑大方固其宜也
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德義正當如是且足下身居聖
廟欲學異端使其言真也不意上國首善之地有似
此言議也如其假也譏嘲外國一腐儒恐非柔遠之
德義也慚愧請退鄒生謝曰非敢如是敝適有激于
中不覺話頭橫縱到此乃先生如此見罪僕不敢收

侍足下也鄒生離椅叩頭此乃致謝之意也王君曰敝友老實人言意本不如此乃先生錯疑欲師異端乃欲居九夷之意也相與大笑余亦隨笑然意思竟未快暢欲居九夷之論尤令人愧恨也鄒生曰先生此來專為拜望西佛來耶為賀聖誕來耶坐間志亭少出戶外余曰專賀聖上七旬慶節若無詔旨安得前來熱河昨見活佛亦被聖詔也王君曰朴先生非使臣也從其族兄大人觀光上國來也鄒生熟視余良久曰先生此來不畏嗷人乎余問甚麼嗷人鄒生曰楊璉真珈復生於世王君色變若爭言狀余雖不

識其為何語而但兩人氣色不好似責讓鄒生比際志亭還坐視其紙急手裂納口嚼之目視鄒生久無所語偷余不視撮嘴指余且目鄒生偶敵余眼甚有愧色因呼茶而曰貴國馬生得何宵余曰馬生時辰何以知之諸人皆大笑志亭曰小宵之宵盂音同則用余曰國小故畜産亦隨而小也余甚欲詳得班譜來歷鄒生所說甚有蹺蹊而兩人者似深諱故未敢造次叩問鄒生茶後即辭去志亭亦有他援余亦起王居隨余出一日余訪亭小赴闕未出亭山名嘉銓姓尹氏亦寓大學中官大理今年七十春致仕轉歷志亭炕空無人方還出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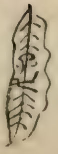
亭出他方還見余歡甚握手入其炕卸帽掛壁上且吁茶且言鄒舉人狂士也先生切勿再見余問何謂狂士志亭曰這一肚皮都果慷慨與人商論不肯下輒善罵或恐老爺不識他跡驗與他老拳余笑曰其狂不可及志亭曰如成者其愚不可及相與大笑余曰活佛係是楊璉後身今將軍何故深諱也志亭曰這是鄒生狂也借他辱他余謬問楊璉是何等辱也志亭憮然曰不忍言不忍聞余曰如王八馬泊六等最狠耶志亭搖手曰否也楊是番僧元時入中國都發宋朝陵寢毒於兵禍積聚宝玉如丘山他有秘術

有開山寶鈎念呪一擘錐南山石揶下錮三泉無不
立開金鳧玉魚托地自跳珠襦玉匣狼藉開剝甚至
懸屍瀝汞批頰探珠江南人相詛盟稱粲獻麻楊今
活佛皆人故所以借他一罵非為後身也余問這何
故肆罵志亭曰這是業儒故不服他余曰這若業儒
前者何又罵儒志亭曰這狂也不怕天雷不畏王法
罵聖罵佛惟意所欲痛罵一頓便下頂氣志亭曰貴
國寢墓之制何如余曰雖倣古禮國俗尚儉不殉寶
玉自卿，公貴人下至匹庶喪葬之制皆用文公家禮
且壤地僻隅兵禍不頻自無此患志亭歎曰樂國樂

土樂生樂死周公制禮啓萬世盜賊之心匹夫無罪
懷璧是罪況帝王家半不以天下儉其親禍千古帝
王之語是以一經喪亂無不被發京師琉璃廠中所
售古玩皆歷代陵寢中物即埋旋發其埋愈久其發
愈頻而愈補寶器多有十回出地者目今雖使釋之
秉歸劉向採黃以葬楊侯盜且不信余曰墓中器玩
幽冥臭穢不祥甚矣何寶之有志亭曰是也殷敦周
彝流毒爲古而後世好事者書丌盡廚尊位嚴閣非
此等不祥之器莫可排當鑑賞家方以歷々識別為
博收藏家亦以孜々鳩集為趣余聞將軍宅東亦有

古器可玩否志亭曰戎武人不能收買祖世農家無有舊物只剩得如掌古硯世傳東坡手製有元帝款識又有元豊銅造綠觚余求一玩志亭曰這是不難此來寄寓賓不携帶余曰愚聞吳中所出書畫器玩多巧匠贗造然否志亭曰是也戎家所有両器安保非閭門濫手成鑒識本淺未免痴闇余因問活佛真有是行否志亭曰甚麼行余書楊字志亭搖手曰否也他真切神道且囑曰慎毋再訪他意那是危妄人也余對以領戎久聞所謂喇嘛何種皆崇古刹部耶志亭曰否也喇嘛西番道德之称所謂喇嘛者皆僧

也目今蒙古為僧則皆喇嘛服京裏雍和宮所居僧皆称喇嘛満漢人投喇嘛為僧者多矣以其衣食裕厚大約元明時番王或身朝使貢儀帶不下三四千人入徼常得厚利或留塞下不還洪武初常敬重番王寵錫無比自永樂至武宗時尤盛留養京師諸寺本年春間為朔金宮迎來活佛居之然比諸古元前明時則其供億殆不如也西番諸法王其所居殿黄金瓦白玉階陛檀欄檻皆沉香降真烏木水晶玻瓈為牖户而壁皆飾以瑟瑟瑟瑟今其所居殿屋視該土製作猶土階茅茨也不樂久留請還甚固車駕約明

歲遊五臺山富親送之山西已有定期善諧音占八
風能十方語余曰果能十方語則何以重譯志亭曰
雖然諧音安能立地通義且其來時聞香叢澥中拔
一靈樹盆栽而來余問甚麼靈樹曰此名天子萬年
樹交柯布枝皆成天子萬年字莊周所謂三千年爲
春三千歲爲秋或曰即此樹冥靈也余曰如今聞東
梅花結勒柔條爲橫斜影此係人巧豈由天造志亭
曰否也葉側理皆成天子萬年字因畫示其葉

余問公曾見此樹否志亭曰未見其形只聞其名寃
庭之賞楚樹之靈四海播馨爲國咸寧四時長華花

十二瓣花萼始吐則知朔月載生明日開一瓣全開則知望月載生魄日掩一瓣蒂落則知晦矣故名賓樹又名靈樹常對皇上喫茶忽南內洒之皇上驚問聖僧恭對方見七百里外大火延燒萬家纔得送雨救火翌日部臣遞奏正陽門外琉璃廠失火延燒麒樓火勢浩大非人力可止時方晌午天晴無雲忽有猛雨從東北來即刻滅火蓋洒茶送雨正值火時余曰僕未入京師已多道聽此說然此有樂已喫酒已例易足奇哉自皇城到此為四百餘里何謂七百里志亭曰是也此足驗其神通大約口外去京七百里

仁祖常〻駐蹕口外和碩親王閣部大臣皆慄跋涉
仁祖時特為剪站為四百餘里常得馳馬券事此聖
人安不忘危之意也余語志亭每頌東漸之化訖四
之教是故樂與款語而鄉生有所妄發則故為章皇
以愚余聽也一日自闕下獨步飲偶登一樓〻上獨
有一人方飯見余捨箸如逢旧識降椅笑迎握手請
坐其椅自拖他椅對坐各書姓名及見其名乃破老
同〻圖字学齋号華亭職居講官意其為滿洲人問
之則乃蒙古也觀其操紙疾書筆法精敏余問君知
博明乎曰與弟一樣知溫庭筠乎曰曾一晤武英殿

矣愽明愽識工書余數十年來多見其筆迹為其同是蒙古故問之且彼云職居講官故問滿消息欲知其家住何坊似未相親矣余問世有三教貴國最崇何教孚齋曰豈以中國之大而獨有三教行其道者皆得稱教余曰貴國是蒙古非中國之謂也孚齋曰第生長中華不識沙漠然彼亦大國之餘吾道宜盛貴國凡有幾教余曰只有儒教孚齋曰入生何莫非儒也稱儒則已退居九流之列以吾道之廣大無外反自狹小於三教之中以一儒字磨勘滋所以長異端也方有四子數人來飲余問彼亦西番部落耶曰

否也回子即唐時回紇有功於唐亦大為中國患亦
名回鶻五代時西侵突厥遂據漢西域故地行其所
謂清真教是亦異端中一教也天地間只有吾道而
已得吾道之一端者自為一教吾人之學道者直曰
吾道而已矣不可名儒教余曰不然稱己曰吾對彼
之辭也以吾對彼物我相形非獨吾己自小己不勝
其私於物我之間矣道是天地間至公之理亦惡得
把作吾一己中物不容他來窺愚則以為吾道二字
亦非廓然大公之号也儒則已聞命矣至於教豈不
曰脩道之謂教乎曰文教曰彝教曰名教皆聖人之

教化也此曰教彼亦曰教則恥混異端將廢教字今曰吾道彼亦將號其教曰吾道則悖〻然並將吾道而削之耶孚齋曰非謂其然也世儒不知異端即吾道中一事紛〻然排擊之彼始昂然擧頭與吾道對峙矣楊墨老莊之言皆吾道所有至於佛氏因果之說吾道之所深斥而其實吾道先言之矣余問因果非輪回耶曰非也因果只是緣此事有此功譬如耕田種者爲因生者爲果耘者爲因穫者爲果種樹亦然其華者爲因實者爲果如曰恵迪吉從逆凶乃吾道之因果也其迪逆因也吉凶果也言吉凶之不足

曰猶影響惠從之間其孚應之驗若斯其捷也如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吾道
之因果也言殃慶之不足曰必有餘見此必有者誰
也為佛者初言因果則極高明矣觀於吾道報應有
跡乃為輪回之說以實之實吾道病之也如曰作之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吾道之因果也第其
降之者誰也泰西人居敬甚篤攻佛尤力而猶為堂
獄之說彼見吾道之一心對越曰臨曰監曰視曰聽
明有主宰則得一降殃祥之降字以自圓也大約佛
家並無輪回說中原人翻經時言殊文異難以形容

則釋為報應輪回之説並與因果而累之後世禪悅
者且恥言因果遂為佛氏之糟粕此不可不察也余
曰目今法王投胎奪舍之法非輪回之證耶孚齋曰
否也投胎奪舍者非輪回也所謂輪回者即此有猶
獸忽懷佛性異日嘉應必為善人今日衆生乃有禽
行他生惡報當為業畜不過譬説麤鹵淺近耳詩云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輪回之證本自如此至若法王
奪舍乃轉身換骨如今衣裳垢弊更換他服余問真
有是理否孚齋曰其持呪運氣之術似涉道家而其
實禪家所稱魔禪爾大約此事在若有若無之間既

不身自為僧安能知其真偽昔在滇南公暇時嘗以
此事問於今大學士阿公桂曰所見入藏地番智不
足以知此將軍明哲人也其事究竟如何公曰不必
問此事實有齊無設如我輩家生一極聰明之子自
四五歲時不令知一毫世事日使老師宿儒不難於
座惟以聖賢之言灌溉其心即長而又衣食無憂金
玉錦綉人間可欲之物過目不使留歆之如神明日
起惟知內道安得不為聖為賢此輩甚幼惟令老僧
育之日說法知作功矣即使督作功尊敬之極自幼
至長不以世法嬰其心亦安得不為佛乎夕訪亨山

問法王投胎何異輪回亨山曰這個一揉轉身但此
肉身既為風雨寒暑所侵鑠鶴髮鷄皮不禁耄老則
土水風火自付造化惟此光明信識金剛寶體固無
童耄薪盡火傳譬如適千里者未有負家而行必遮
宿傳舍雖天下有情人未聞顧戀傳舍為此淹留火
緣薪起卿䏁相悅去緣他薪不復戀灰法王投胎只
自如此輪回之說乃佛家律書也皆漢竇太后讓趙
綰王臧安得為司空城朝書亦以儒家言為律書也
彼言輪回如時王制典五服五刑俱有憲章慶賞威
殺咎得致文如此照勘未見功罪先有其具為佛者

凡世間功罪不當刑賞未信足踰目視人所易忽則
移之幽冥不測之地趨避勸戒於不聞不覩之中古
人所謂陰操世主之權是也雖然吾儒家亦不必專
攻如讐敵聖人神道設教亦有如此且天地許大風
俗各異氣有正偏理亦隨爲如水在器圓方從形古
宙今宇亦不無輪回亦不無投胎奪舍亦不無斷火
食亦不無長生久視且謂之全無此理者惑也謂之
俱有此理者惑也第是理也往往而有以往往之事
思所以當爲理易天下則尤惑也余曰秦漢以來爲
天下者皆異端也秦之刑名猶能兼并漢之黃老足

以冨庶聖人雖憂異端充塞仁義然使今法王投胎之術為之天下國家則還將依附吾道周旋于仁義禮樂之間行立乎民彝物則之内要之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也亨山瞑目良久口中邕邕若念佛者久乃開眼微笑曰先生言之拙是異端之於吾道雖有邪正粹駁之别其設心以為興利行仁除殘去殺未始不同也余問法王法術是名何道亨山曰所謂黄教余曰黄教乃黄老之道耶抑亦黄白飛昇之術耶亨山曰天地間別界別人其道貴無名清真安樂其生也順時故化其死也其生無樂其死無怛褫相投

轉爲劫不壞不樂爲佚牧其知如寐其寐如覺底々也々法天無言不喜兵殺夢幻此世以事物爲妖妄以言語爲邪佞以成住爲虛誕以愛慕爲鄙礙非擇非禪無思無慮是所謂天地間別部世界一別種學聞古之至人神人之道無已無功之學子休所謂其神凝則民不疵癘而年穀登堯現於姑山汾水而渺然自表其天下者即如是道也非獨而當諸國咸服其教即亦大漠諸部莫不崇信本朝治化上軼唐虞并教所說咸維順寧而徼外風塵常清蓋其闢殺寇盜當俗所忌則抑亦黃教與有補於中國聖化之爲

一云尒適有他擾即起轉往麗川所寓（麗川奇豐額字瑞洲人）麗川出示四川御史端禮詩七絕五十首詠皇賜孔雀羽詩也武官四品以上懸羽帽頂文官受賜乃得懸故為榮也詩纖巧妙麗有絕響晚唐胡元時體麗川屬余批評余固讓麗川亦固請蓋欲觀吾才識也余亦不欲露拙竟辭焉麗川即點其違律三處已複摺置卓上出示亨山一律筆拈其頷聯所對燕毛熊掌以示微笑曰狗屎此公政事糊塗大類其詩余曰何乃輕薄麗川即裂狗屎二字嚼之余大笑曰讖切長者好自喫罰麗川亦大笑俄已亨山來坐與語即

去相視而笑一日兩川散步明倫堂一人奉盥隨行
兩川立瀬而持帨拭且行見余遥呼朴公余即起兩
川曰俄刻御賜黄封頗得少嘗余即返傾壺視之只
餘一觴余手自持往兩川笑曰此荔汁也荔枝離樹
一日即変香色萬不一來故況之齋中猶失色味十
九若離樹之初雖十口十手齊難形容第到都堂賜
非一而昨日亦得賜此因出一盞和燒酒五六盞以
勸余之飲一盞請香満口甘冽無比余回劝兩川飲
兩川掉頭固辭余怪而問之對曰弟已從佛戒断飲
久矣日食荔枝三百顆不妨常做嶺南人這是東坡

詩也又曰弟今居其司常〻與此又曰嶺南古謫成地一日夜中月明同徘徊臺上夜深露涼兩川請入其炕閒曰使臣不肯見佛何也余曰使臣奉詔往也兩川曰使臣下馬陛路中不肯去因詔賜罷何故遅遅其言頗有関係類欲鈎探情實故未及遽對兩川曰班次藉〻也余曰途中下馬非不肯去也通官言軍機大臣當來可俟偕往故蔽宮城樹陰下馬避暑所以遅待軍機之來也俄有詔旨故中道罷還非故自遅〻也兩川曰使臣幾被糾參禮部諸大人以此悸傯廢食昨日更奉皇上恩旨此曠世盛典也高麗

當益堅事大之誠兩大人相麗賀俄刻廟中昭德大
人不勝其喜余不覺驚惟徐對曰弊邦之於大國事
同一家今吾與公既無內外之別而至於法王係是
西番之人則使臣安敢造次相見乎此固人臣無外
交之義也然屢奉皇旨則使臣亦安敢不往見乎爾
川曰固當也昨日使臣拜彼佛乎拜皇旨乎使臣實
未嘗拜佛而所詰轉深故不敢明言不拜把筆趦趄
爾川先曰奉詔往當爾聖恩也又曰尊兄亦拜佛耶
余曰只得望見爾川指望見二字曰望見已是倭佛
尊兄既非被旨則何必顛倒衣裳余不覺媿赧因謝

归耽嗜觀光義不出此爾川又大笑曰然也固是責
備賢者萬乞恕罪余曰吾既萬里為觀光來不着安
從見此金殿玉階爾川曰固也又曰弟前身固僧也
後未嘗一題下云〻數十字焦墨疾書語未了〻余
適就燭爇烟未及諦視方欲再見已引燭焚之投坑
下因曰弟固有髮老比邱也余問公嘗拜彼佛乎爾
川曰非親王額駙及家王不可得見也又曰我是衣
儒冠儒矣平生不拜泥身古佛何乃肉身假佛乎余
視有髮及冠儒等語不覺失笑乃大加墨圈爾川似
未解余旨亦大笑不已即燒投坑下余曰公自言儒

者而文言〻称老比丘有髮僧何也責人倿佛而以
吾覌之公可謂假佛弟子勉強學佛爾川大笑大加
墨圏於假佛弟子曰使兄多財吾必爲之熟主顧余
問甚麼笑曰善償債又曰韓昌黎慕境竟悅禪旨余
曰陽明學問雖偏固不似昌黎依佈爾川曰新建伯
明理頗勝其斥佛深次肌骨然其快人心目竟未似
昌黎壯猛又曰嶺雲思家閑雪念馬已是退悔余問
當今文章鉅公亦有兩老子比乎爾川不對因漫書
曰空則是色〻則是空余曰我則是尓〻則是我爾
川前執余手良久自指其心又指余胸因問曰彼僧状

貌何如余曰類如來尊者像也所川曰當肥也大書貪字曰無不求無不取余曰不像出家不甚持戒否所川曰無不嗜者馬牛駝羊狗豬鵞鴨都喫能喫全驢故肥也問貪色否曰此一字竟不犯問法術神通曰都無又曰阮籍後身為顏太師顏太師後身為包閻羅包閻羅後身為岳武穆此姦細人尊之也問志亭所言五色鏡所川曰果有此云此火齊鏡也問萬年樹對曰未之聞也甚麼樣余略舉所聞於郝成者曰若果如此也真靈樹也所川大笑曰尊兄安從得俟樹又曰彼佛自言其學問臨終時當傳一句云余

既還入皇京與士大夫遊者多然未見深言佛如
丽川者一日余當户而立丽川持鏡自照因来照余
面又戲摸余所佩囊有[illegible]珠笑曰此非儒家應有之
物余曰此笠纓也丽川曰宠須借观方信余即出諸
囊中而示之丽川大笑蓋初意其為念珠也余指壁
上所掛朝珠曰這是甚麼東西丽川曰此是國家名
器不得不尔蓋朝衣則頸掛念珠故謂之朝珠或價
至千萬予聞老敏中字耐齋今年殁七月籍其家縣
官方斥賣其朝珠四個價銀為三萬七千兩以其價
重故無敢售者云

蕨岩曰天下雜種落多矣余至熱河以王會至者余多見之蒙古人之生長中華者其文章學問等埒滿漢然其容貌魁健殊為不類況其四十八部之酋長半酋長各擁王号如左賢谷蠡莫相臣屬勢分力敵未敢先動此固中國所以晏然而無事者也蒙王二人吾見之扎什倫布又見二人於山莊門下其老王年方八十一歲腰背磬僂皮骨黧朽然面長如驢身幾一丈其少者如魁罡鍾馗圖也西番尤獰猛醜惡類怪獸奇鬼怖哉回子古之回鶻尤為獷悍土司比西番回鶻雄健大同鄂羅斯者黑龍江部落也居必

擁一大犬皆大可如驢項環十餘小鈴頷胡飾繁纓以駕車犬大如此況其人乎行必携犬側目吹笛其冠服形以類分故易以為辨也蓋滿洲雖蕃息不能半天下其入中原已百餘年所以胞養水土培習風氣無異漢人清汰粹雅已自文弱顧今天下之勢其所畏者恒在蒙古而不在他胡何也其強獷莫如西番回子而無典章文物可與中原相抗也獨蒙古壤地相接不百里而近自匈奴突厥沿至契丹皆大國之餘也自衛律中行說已為逋逃之淵藪況其典章文物猶存故元之遺風乎蓋以士馬強壯固自沙漠

之本俗則天下綱維一弛呼吸乍急其四十八部之王亦安得徒擁控弦馳逐狐兎於塞下而已吾所見酋長既如彼所與談論者如孚齋仰漏皆文學之士也昔劉淵之居塞内幽冀名士多往歸之淵之子聰愽涉經史弱冠遊京名士莫不與交噫天下一搖草動風起安知淵聰之徒不在其中乎是吾所目見者適然數人耳況吾所未得以見者未知有幾人哉今吾察熱河之地勢蓋天下之腦也皇帝之迺北也是無他壓腦而坐扼蒙古之咽喉而已矣否者蒙古已日出而搖遼東矣遼東一搖則天下之左臂斷矣天

下之左臂斷而河湟天下之右臂也不可以獨運則
吾所見西番諸戎始出而闖隴陝矣吾東幸而僻在
海隅無関天下之事而吾今白頭矣固未可及見之
然不出三十年有能憂天下之憂者當復思吾今日
之言也故併錄其所見胡狄雜種如左

熱河日記弓十

班禪始末

班禪額尔德尼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西番在四川雲南徼外烏斯藏益在青海之西經唐吐蕃故地去湟中五千餘里或曰班禪乃藏理佛所謂三藏乃其地也班禪額尔德尼番語猶云光明神智法僧自言其前身巴思八其言多誕怪不經然道術高明時有徵驗云蓋巴思八者土波女子曉出汲見尺帕浮水撈取為佩久之漸化為凝脂有異香食而甘美遂有

人道之感生巴思八生即神聖元世祖在沙漠聞其
幼能誦楞伽諸經至萬卷遣使迎之慧肯圓朗法身
全香步合天神音中鐘呂帝大悅如見如來當時姚
史諸賢皆自以不及也能諧辨造蒙古新字頌示天
下賜号大宝法王乃佛之尊号非有土王爵盖法王
之号始此及歿賜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大聖
至德真智大元帝師後有請織厭魔之戲發卒數萬
皆紈袴繡袍車騎諸旛宝盖皆飾以金珠宝玉錦繡
綾綵圍列皇城遊歷四門復導以番漢細樂迎織入
官謂之巴思八教然已與本教旨意大乖梵㨾幽怪

雖以邪道帝及后妃公主俱素食迎繖膜拜與億兆
導福所謂打斯哥兒值巴思八遊日至有破家傾産
萬里來觀者終元之世歲以為常其崇奉其教如此
同時有諳巴後有珈璘真皆番僧善秘密法然皆與
巴思八教能通他心徹中帝心內事帝皆師之而當
時亦未有換胎奪舍之說明洪武初廣諭西番諸國
於是烏斯藏先遣使朝貢其王蘭巴珈藏卜者僧也
猶自稱帝師是時諸番帝師及大寶法王已為有國
之號如漢唐時單于可汗之稱帝悉改帝師為國師
而賜玉印帝自審玉理更製美玉其文有出天竺地

宣文大聖等号為史者省之也即此所賜璽書双螭結紐其後西番諸國称法王帝師益遣使自達名号於天子之庭者無慮數十國則悉改封國師或加大國師以罷理之成祖時遣駙馬迎番僧哈立麻賜法駕半仗僭擬天子宴賚金銀宝鈔綵緞不可記億為髙帝髙后建齋薦福於是獲卿雲甘露之祥鳥獸花菓之瑞畢現成祖大悅遂封哈立麻萬行俱足十分最勝等如來大宝法王賜織金絡珠袈裟悉封其徒為大國師其梵秘神通類多幻術能役使小鬼頃刻立致萬里外非時難得之物変眩怪妄非人思慮所

可測度當時諸藏之得大乘大慈等法王號又有闡教闡化等五教王五教王貢使羅絡西寧洮涼之間而中國亦嘗苦其煩費然實愚之以優禮廣錫封號使各自通貢入朝以陰分其勢背人不覺也亦貪中國賞賚以貢為利正德中遣中官迎烏斯藏活佛悉帑中黃金為供具帝后及妃主爭發奩裝首飾瑣琲以為旛幟帛萬萬計以十年為往返期既至活佛遯匿不可見盡喪其寶玉徒手遁還萬曆時又有神僧鎖蘭堅錯亦通中國稱活佛此其西番大略云翰林庶吉士王晟嘗為余言其始末如此晟家寧夏本蔡

氏子自言其叔父嘗販茶數往來徼外習番事且王
氏世世西陸吏目晟自其幼時頗詳烏斯諸藏始末
晟今年初生平始入京師四月中會試第幾名殿試
中十三名博洽經史強記絕人偶逢余琉璃廠中察
其意頗自為奇遇且其初來京師交遊未廣不識忌
諱明日訪余天仙廟語番僧事甚詳筆語如流頗示
博雅然攷據史傳此似為實錄自巴思八入中國者
或賢或否而未有號活佛活佛之稱始於中明雖名
僧王皆有妻子以子為嗣特未嘗要妻誥封於中國
中國禮遇雖無所不至而特不及此蓋為其王皆僧

也獨烏斯藏法僧相繼自上其地自中明以後久不
頒中國封号常有大小二法王大法王死時囑其小
法王其地其人家兒生有異香即我也大法王已死
而其地所囑兒亦已生矣驗兒肥膚果香即其惝慌
宝蓋珠纖王肇金筆往迎兒以尺帕裹至以巳思八
感香帕而生故也遂儲養為小法王前小王為大法
王即令班禪乃其大宝法王已十四世投胎元明間
所有神僧皆有前身在道歷〻言元時打斯哥兒故
事乃迎織巳思八教令來迎我細伏鼓吹不成儀衛
於是悉發雲麾使鑾儀十二司駕仗太常法樂清真

樂黑龍江鼓吹盛京鼓吹郊迎余問法樂對未之詳
也問清真樂對曰子七十絃大瑟問黑龍江鼓吹曰
十二孔能皆刺窩哥登未詳其器問雲麾使鑾儀曰
不齒路馬時周舉人在旁列書馴象馴馬靜鞭肯朵
棱鷹篦頭扇手班鉤其目無數隨即墨抹殊未可曉
也王輪林字曉亭晚亭又言班禪在道對內閣言趙
王在宝雲殿東廂下為我書金剛經纔書二十九字
時嘉慶門焚趙王驚悸遂竅不能復書然為天宝今
書安在學士以聞趙王者趙孟頫也貝葉泥書廿九
字世不知為何只有此廿九字初藏聖安寺佛腹中

明天啓中江南大賈猊姓改塑佛軀得書潛持故本朝康熙中巡南方者儒李果持獻此書遂為秘府珍藏懋勤殿具有御筆及于滄亭臨書乃以欄本示之曰非也初書力乂羅也遂示貝葉真蹟書曰此書真切是也又言永樂天子與我燒香靈谷寺天竺美髯鬍僧攬鬚納懷中觸斷瓔珞逸二珠天子怒詰太監魏芳庭時琉璃國師騎白象後至以六環杖擊寺門揭諦揭諦戰懼泣國師以掌承淚還得二珠太監由是免究我殊知狀此在劉傑五雲秘記有歷代災祥帝王壽夭皆讖緯言為禁書民間不得收獨藏秘府班

禪安從知此班禪又言正德天子會我豹房正德時所謂活佛未嘗入中國而其事俱有徵多前輩傳記中語然遼絶數百年間殊爲恍惚以此謂班禪乃巴思八後身或爲嗒立麻或言前代所有活佛皆此輪轉未可臆斷其真否也余在熱河時蒙古人敬旬誦爲余言西番古三危地舜竄三苗于三危乃其地也其國有三一曰衛達賴喇嘛所居古之烏斯也一曰藏班禪喇嘛所居古亦曰藏一曰喀木更在西無大喇嘛古曰康國其地在四川馬湖之西南通雲南東北通甘肅唐元奘法師入三藏乃其地也元奘去時

其地無人乃大水及回時即水消而有聚落至中唐時輒成此番大國為中原患然未知奉佛元初佛教北流有番僧曰巴斯巴巴與八同音乃巴思八也亦號非名也具大神通元初封為帝師大寶法王皆身殁以侄為嗣明初諸法王來朝成祖有鑒于唐皆優禮之其僧亦皆有幻術益見尊禮今之喇嘛大約始於明之中葉有異僧曰宗喀巴來亦遠方人西藏有異術一見即令人傾倒且有投胎奪舍之說諸法王皆以為師而自甘退就弟子之列宗喀巴傳有二弟子長曰達賴喇嘛次曰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曰今投胎七世

班禪喇嘛拔胎四世本朝天聰時班禪越過大漠遣
使來貢知東方之生聖人自是年〻遣使入貢康熙
時仁祖欲其入朝而未嘗來去年萬壽節（自註即今本年）乃
請入覲故優禮之大約其教僧名而道家齋也其覲
想運氣持呪與道家相類而其書之博深夸大亦過
道家此二人外又有胡圖克圖者皆其弟子也亦能
拔胎奪舍有五六世者多矣國王之師無神通但善
言禪理又曰僧名道齋之說即此其為說頗不分明
與王晟所言大有異同其言曰明之中葉有異僧曰宗
客巴其弟子長曰達賴喇嘛次曰班禪額尔德尼又

曰天聰時班禅越過大漠來貢天聰距中明可百餘年今距天聰又百餘年以一人而常住至今那抑投胎四世而常襲其一名那所謂胡圖克圖者又誰承子也余又詢國王之師善言禅理者又指誰也旬孫皆不對竟為他語也還入塞時與一客語長城下詢西番事客對曰西番故土蕃地也本藏教亦名黃教本自其國俗然也非另立僧名而中國人謂之僧其實大興佛教自今中國佛教廢久矣在熱河時雖朝貴反問余班禅狀貌盖非親王額附及朝鮮使者未之得見故也既還燕日與俞黃圃陳立齋諸人遊而

諸人者未嘗一言及班禅即余有所詢輒曰有元明間已例又曰吾輩所不能詳竟莫肯一言一日余與高太史械生飲酒段家樓高太史言班禅事方發端座有馮生者目止之余甚怪之久之聞山西布衣有以七条上疏者其一盛論班禅帝大怒命剮之我東驛夫多見之宣武門外云自是不敢復詢班禅事雖相歡如俞陳两生又不得山西布衣姓名或曰上疏者舉人張自如云西番始末大抵莫詳於王曉亭所言如洒茶滅火淩波渡河俱有藥巴達摩往蹟故不著于此

竊嘗論之古之帝王能學焉而後臣之故益聖以天
子而友匹夫不貶其尊故益大後世無是道也獨胡
僧方術左道異端之流不恥以身下之者何也余今
目擊其事彼班禪若果賢者也黃金之屋今皇帝之
所不能居也彼班禪何人者乃敢晏然而據之乎哉
曰自元 明以來徼唐吐蕃之亂有來輒封使分其
勢其待之以不臣之禮者亦不獨今時為然也此非
然也當時天下初定意未嘗不出於此然元之号帝
師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大聖至德真智一人
者天子也為萬邦共主天下豈有復尊於天子者哉

宣文大聖至德真智孔子也自生民以來豈有復賢
於夫子者哉世祖起自沙漠無足怪者　皇明之初
首訪異僧分師諸子廣招西番尊礼之自不覺其卑
中國而既至尊醜先聖而抑真師其立國之始所以
訓教子弟者又何其陋也大抵其術有能長生久視
之方則乃是投胎奪舍之說而侥倖世主之心耳或
曰梁陳之帝捨其身為佛家奴則僧之高於天子久
矣特未聞為黃金殿云

熱河日記卷十一

扎什倫布

見班禅額尒德尼於扎什倫布扎什倫布者西番語猶云大僧居也自避暑山莊循宮城右望磬捶山益北行十餘里渡熱河依山為苑鑿岡斷麓呈露山骨自為裂崖斷壁磊砢錯落狀十洲三山獻呀翕翹雲崩雷轟有五空橋自橋道皆城其平皆刻龍鳳緣道白石欄曲折抵門又有二角門皆蒙古兵守之入門鋪甎為地階三道白石闌刻皆雲龍龕一橋橋五空

臺高五丈周以闌干皆文石雕海馬天祿角端麟角
鬐鬣皆從石膚為色疊上置二殿〻皆重簷黃金瓦
屋上起行六竜皆黃金軀其圓亭曲榭複樓重閣危
軒層寮皆覆青綠紫碧琉璃瓦工費千億百萬〻米
色叱蛟蜃雕鏤恥兕神虡灵遍雷霆渺湧若昏晨苑
中新栽幼松連絡山谷皆矯直丈餘繫紙為標計日
前所植也雖植奇花異草皆初覩不識其名時方竹
桃盛開喇嘛數千人滿服紅色禪衣戴黃左髻冠而
袒臂跣足駢闐匝踏面皆成剛紫黑色高鼻深目廣
頤卷髭手腳皆鍱堄脫耳穿金環臂刺紋龍殿中北

壁下設沉香蓮榻高及肩班禪跏趺南向坐冠黃色
氆氌有髦狀似氈高二尺餘披織金禪衣無袖袪掛
左肩圍裹全躯袒右腋下露垂右臂長大如腿股而
金色面色深黃圓幾六七圍無髭鬚痕鬆髏鼻眼尾
數寸睛白瞳子重暈陰沉眉宇左有二低床二蒙古
王聯膝坐而皆黑赤色一鼻銳顴隆無髭一削而虬
髯衣黃衣喉〻相視語復仰首若有所聽二喇嘛立
侍于右軍機大臣立喇嘛下軍機大臣侍皇帝則衣
黃侍班禪則易喇嘛服余俄視金尾日烘入殿中宇
閣沉〻其所披着皆織金故肌肉色奪深黃類病痙

者然大抵有金色而朦朧蠢蠕內多骨小無清明渙僞之氣雖穹崎滿屋不見所畏鴻濛如水神海若圖也皇帝使內務官詔傳玉色綾緞一匹執見班禪內務官手自分截三段給與使臣名哈達盖班禪自言前身已思八已思八殁吞香帕而生故見班禪者必執帕為禮而皇帝每見亦執黃帕云軍機大臣初言皇上也叩頭皇六子也叩頭和碩額駙也叩頭今使臣當行拜叩使臣朝既爭之禮部曰拜叩之禮行之天子之庭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禮施之番僧乎爭言不已禮部曰皇上遇之以師禮使臣奉皇詔禮宜如

之使臣不肯去堅立爭甚力尚書德保怒脫帽擲地
按身仰卧炕上高聲曰亟去亟去手麾使臣出令軍
機有言而使臣若不聞也提督引使臣至班禪前軍
機双手擎帕立授使臣使臣受帕仰首授班禪班禪
坐受帕略不動身置帕膝前帕垂欄下以次盡受帕
則還授帕軍機軍機捧帕立侍于右使臣方以次還
出軍機目烏林哺止使臣盖使其爲禮而使臣未曉
也因逡巡却步退坐黑緞絹綢次蒙古王下坐時微
俯躬擧袂仍坐軍機色違遽而使臣業已坐則亦無
如之何若不見也提督得分帕時所餘帕尺餘進帕

叩頭惟恭烏林哺以下皆叩頭恭順茶行數巡班禪
發鮮問使來由語響殿宇如呼鼉中微笑顒首左右
周視眉間皺蹙瞳子半湧睫裹細開深流類視短者
睛底盡白而睃矓盡無精光喇嘛受語傳蒙古王蒙
古王傳軍機軍機傳烏林哺以傳我譯蓋重五譯也
上判事趙達東起扼腕曰萬古孟人也必無善終理
余目之喇嘛數十人搢紅綵諸色氆氌猩々氈藏香
小金像分賜有差軍機以所捧帕裹佛使臣以次起
出軍機開錄所賜諸物眷帝馳馬去使臣出門行五
六十步負斷麓陰松樹沙上環坐且飯議言吾輩見

番僧禮殊踈倨逾禮部指導彼乃萬乘師也得無有生得失乎彼所給與物却之不恭受又無名將奈何當時事既倉卒辭受當否未暇計較而凡係皇帝詔旨彼所舉行𤒹熻倏忽如飛星流電我使進退坐立只憑彼導已類土塑木偶且又重譯彼此通官反成聾啞如行曠野猝遇奇鬼莫測何狀使臣雖有妙辭嫺令無所張皇而彼亦所未能詳固其勢然也正使曰今所寓館太學也不可以佛像入令我譯官厝佛之所是時諸漢環觀者如堵軍牢揮梃逐之散而復合或有頂水晶者或翠羽雖立其中未悟其內臣來

覘也永突高鮮呼余曰使臣色不榮樂久露坐囁唼
議短長獨不念致怪彼人乎余顧視則前所傳詔素
林立余背後素林同遶衆出上馬疾馳去衆中二人
又上馬疾馳去察視之皆小黃門也自朴不花入元
元內侍多習東國語　皇明時遣朝鮮俊俏火者教
習黃門高麗語今來覘二宦安知不嫺東語也素林
又與翠羽者來立馬頗久而去其往來迅疾勢如飛
燕使臣及任譯輩方覺其來覘也所受金佛未及屑
置故未得罷還皆默然而坐皇帝放梅花砲於苑中
召使臣入見殿重簷中庭黃幄殿上日月龍鳳屏陳

設寶扆甚嚴千官班立時班禪獨先至坐榻上一品
輔國公輩及廷紳貴顯者多趨至榻下脫帽叩頭班
禪皆親手為一摩頂則起出向人衆有榮色良久天
子乘黃色小轝侍衛只佩刀五六雙導駕鼓吹簫樂
一双龍笛一双金鉦一双琴瑟笙簧琵琶胎歐邏巴
鐵琹二三對檀板一双無儀仗從者百餘人乘轝至
班禪徐起移步立榻上東偏笑容欣欣皇帝離四五
間降轝疾趨至兩手執班禪手兩相摇擺相視笑語
皇帝冠無頂紅緌帽子衣黑衣坐織金厚褥盤股坐
班禪戴金笠衣黃衣坐織金厚褥跏趺稍東前坐一

榻兩褥膝相聯也數〻傾身相語〻時必兩相帶笑
合懽數〻進茶戶部尚書和珅進天子戶部侍郎福
長安進班禅長安兵部尚書隆安弟也與和珅俱侍
中貴震朝廷日既暮皇帝起班禅亦起與皇帝偶立
兩相握手久之分背降榻皇帝還內如出儀班禅乘
黃金屋轎還扎什倫布